

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

增太平
宮闈



滿清宮闈秘史

●凡例

一有清入主中夏雖始於世祖順治帝然其翦業開基貽大一統之謀濟實基自關外之三朝二帝且建都瀋陽已定宮禁之制故本書自天命朝始蓋以有天下之始爲始也曰宮闈秘史者紀實也

一本書雖名秘史然其紀載皆有關一代掌故足與正史相參究故不以類分而以代斷仿東華錄之例用十三朝年號分卷

一本書雖斷代分輯然事有始終啣接不能強爲割裂者則仍之例如於甲朝卷中而涉及乙朝帝幼時之事或於乙朝卷中而追溯甲朝帝倦勤之事者是

一間有一事兩見而彼此紀載各有主旨筆墨不同者本書兩存之或甲篇已紀其全而乙篇因他事連類涉及其一部分者本書亦不刊除以免文義意旨間之不貫

一同紀一人而稱謂各有不同高宗之或稱高宗或稱太上皇或稱乾隆帝孝欽后之或稱慈禧或稱孝欽或西宮或稱西太后者均仍其舊蓋各因其時地之宜而亦不必強之使畫一也惟間有直書諸帝之御名者則改之以免輕玩之誚

一事蹟器物之有關於宮闈典制及聖蹟而不能以代斷者則附錄於十三朝之後而另以雜錄卷載之

二園苑海淀均屬禁地而爲尋常士民所不能至者然其景物制度實足

使人瞻仰且現已大半開敷可入游覽故本書特附游記卷專搜各種
游紀以代嚮導

一本書雖經一再校勘繕校書如掃落葉本爲古人所病故魚豕之訛恐
終在所不免尙希海內明達勸所不逮

編者識

自序

余家自先侍御公挈眷來京華迄今及余身作客長安者已四世矣世世以宦爲業平居於滿族子弟故多交游相徵逐余家又隣後載門宮中小蘇拉常喜出就余家偷閒作片刻談故得習聞宮庭瑣屑事歷余祖余父均有所紀錄惟向不敢示人逮余又自幼好聞人談禁衛祕聞及官家起居每聽故老娓娓言輒忘寢食於他事均癩死若泥鰍獨至聆此則必筆諸書雖達旦不倦焉積之久不覺已哀然成帙矣自辛亥冬讓帝遜政以來一切忌諱悉闕除南方縉紳士夫多喜習談清宮事以爲樂故戚友輩之知余有此祕載者甯不遠千里來余處借觀或傳抄而去因是數年來時時有散見諸報端或諸名家之筆譚中者去歲冬杪大錯來京師又力懇懇余付刊且曰是固

足以覘遜清二百六十年中之風教者也并爲序以促余會以歷來素觀者本踵相接因遂與大錯商權體例分編纂輯成卷并采他書中之紀載瞻實文筆雅馴者以足之非掠美也蓋亦曾余所素聞血疏漏未及筆之者也輯既竟乃復郵大錯校閱之大錯曰可余遂付手民而自述其由來如此已未初春燕北老人易夔序於綠天書屋之南窗

陳序

有清一代自天命肇基以迄宣統遜國卅年三百傳世十二其間英君輩出文化大行雖以滿族入主中夏而國祚之長亦足與唐宋明三朝並耦可想見其政教之行固非絕無可觀者也惟其宮闈之中則五光十色秘幕重重實一黑闇專制家庭之大模範而已雖然未可一概論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況此數百年之帝王家后妃宮眷之中豈絕無嘉言淑行可記者惟是宮闈之事言談有禁傳聞既少記載亦鮮偶或散見各書大都一鱗一爪非語焉不詳卽傳聞失實從無有有系統而集大成如今之滿清十三朝宮闈祕史者是書爲我友燕北老人所編蒐訪既確去取尤嚴無一字不有來歷卽無一字不加斟酌褒貶悉本原文異同間或並列編輯

既竟徵序於余余却之曰今之作者大半以平空結撰是謂而子獨以繡繡不作爲事謂有功於掌故則得矣竊如拾人唾餘之譏刺老人正色曰子未聞衛正叔之言乎人之作書惟恐不出諸己某之作書惟恐不出諸人乎豈其嗜好各殊夫亦體裁互異耳子廁余於作者之林則雖展編百題當無一字可以冠余簡端矣余笑曰若然則余亦述子之言以塞子之責

民國八年春天隨陳鶴煒序於新聞報館之藏書室中

王序

一國之政教一國之風俗民情繫焉此語誠然大錯則謂尙不盡然誠以政教之所醞釀僅能化成一國中表面上之風俗民情而不能化育內部分之風俗民情蓋表面上之風俗民情爲人性固有之公好公表即良心所產之公理也內部分之風俗民情爲習染所移之公好公惡即社會中之習尙也是實質的也非政教所能變化而必根於上之好尙以爲趨向者也是說於何驗之大錯蓋驗諸半生來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社會習尙與所聞所傳聞所博訪周覽之宮庭好尙者也夫讓清二百六十年中之中國民俗其文弱夸大淫靡奢侈也亦極矣康乾之世上好文而多虛節則民俗亦好文而多虛節同光之世上好淫而荒於嬉游則民俗亦好淫而荒於嬉游即就

戲劇一道而言宮中好崑弋則天下盛行崑弋宮中好皮簧則天下盛行皮簧孔門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卽指上之好術所轉移變化之風俗民情也燕北老人所輯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一編其所載天命以遷三百年宮闈中之起居言動游宴景物以及種種暗潮種種習尚種種色荒下不至纖至微之玩好服御等等用以覘驗二百六十年中之風俗民情無不若合符節誠足與政教諸書相提並論而補正史之不足者也大錯因其深有合於拙旨故特懇懇其刊行而并述余之鄙見於斯戊午冬月大錯王鼎拜識於都門之綠天書屋寓次

滿清宮闈秘史卷一目錄

●天命朝

清初皇族婦女之驕縱

開國前併吞諸部之美人計

半石米之大盛

太祖詛咒葉赫女之先見

畏懼明朝假都督之趣史

建國稱帝之始

甯遠大敗而太祖歿

●天聰朝

滿清宮闈秘史 卷一目錄

牧羊女爲皇后之豔史

皇后與獵戶之穢史

林丹妻之獻玉璽

太宗幻夢之靈驗

●崇德朝

美人計之勸降洪承疇

大玉妃與小玉妃之醋風波

御前儀仗之數目

●順治朝

多爾袞謀奪姪妻爲妃

太后下嫁攝政王之結婚證

不幸之皇后

出家之眞原因

老僧再世之軼聞

多爾袞之殺小玉妃

皇父聖母歡樂時之遇險

太后之出家

董小宛別傳

御撰之董妃行狀

豫王妃劉氏別傳

滿清宮闈秘史 卷一目録

滿清宮闈秘史

●天命朝

清初皇族婦女之驕縱

滿洲自佛庫倫以私淫生子。無可自解。遂神其說曰。食朱果使然。又託爲仙去。厥後開國。卽以是爲家法。故婦女之驕縱。至不可言。於太祖時尤甚。一日。集其婦女於八角殿而告之曰。凡貝勒等有罪。且執法以治。爾等婦女苟犯吾法。豈可徇縱。若徇縱。是廢法也。我擇賢而有功之人。以汝等妻之。詎令受制於汝等。汝等苟陵侮其夫。恣意驕縱。惡莫大焉。法不容貸。譬如萬物。皆依日光。以遂其生。汝等亦依我之光。以安其生可也。又嘗謂新附蒙古諸部之貝勒曰。爾等有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爲畏。昔察哈爾汗。以女妻侍從大臣。

每陵侮其夫。若諸女中有如彼者。速告我罪至死。則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更以他女妻焉。可知滿洲婦女之放縱。於未入關前。已若是其甚。不憚一再言之如此。曷怪入關後之肆無忌憚。演成種種惡劇也。

開國前併吞諸部之美人計

扈倫一稱呼倫國。有烏拉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明人呼之爲海西諸部。就中惟哈達部長。蒙格布祿。葉赫部長。納林布祿。明朝封爲龍虎將軍。蒙格布祿最忠順於明。他部有所謀。輒先告。得爲備。諸部長皆惡之。太祖尤甚。會蒙格布祿與納林布祿相讎殺。蒙格布祿力不敵。請援於明。不許。請入備邊。亦不許。遂以三子爲質。求救於太祖。太祖乘機襲執之。明邊吏聞其事。遣使議援。太祖外恐明之聲罪致討。內實利其部落之廣也。乃僞以女許蒙格布

祿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明邊吏遣使責太祖曰：爾何故伐哈達而取其國耶？其復還之。太祖懼，乃仍以其女妻蒙格布祿長子吳爾古岱，送還國，並遣其次子歸之。明以塞前責，且詭言曰：蒙格布祿與噶蓋謀叛，故誅之也。明邊吏因循置之。太祖之輕視明，自此始。已而葉赫仍攻哈達不已。太祖遂復據哈達，並攻葉赫、烏拉、輝發，滅之。由是扈倫國之四部盡亡。

半石米之大盛

太祖容貌魁偉，身長九尺有餘，其盛可盛米半石，首之大可知矣。技力尤絕人，善挽硬弩，一矢所發，至連貫十餘人。臨陣躬冒矢石，常奮士卒，叱吒一聲，明師爲之倒退十餘步。古人拔山蓋世之氣，飲石沒羽之勇，殆無以過之。

太祖詛咒葉赫女之先見

太祖嘗聘葉赫部長布揚古之妹。欲以爲妻。尋葉赫與滿洲失歡。得明之援。布揚古將以妹適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烏勒岱。滿洲諸貝勒等聞之。請乘其許而未行。發與往奪。太祖知是事爲明之主動力。畏明之威。不敢妄動。詭謂之曰。此女之生。覺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拉三國皆因此女與兵構怨。相繼滅亡。是此女召覺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啓大覺也。若奮力征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卽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等仍欲興師。再三請。太祖終以畏明之故。不之許。後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昔司馬仲達詛咒諸葛武侯。謂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太祖之詛咒葉赫女。殆與司馬仲達同一口吻。惜無以巾幗遺太祖。